



耕耩

■尚纯江

掰了玉米、砍了秫秸，割了豆子高粱，秋野里，没有了青纱帐的勃勃生机，没有了蝉鸣的喧嚣，顿时变得空旷沉寂。大雁鸣叫着从遥远的北方飞来，从家乡飞过，飞向南方。失去藏身之处的云雀，鸣叫着从云际间迅疾飞去。田野里，蚂蚱、蚰蚋惊慌失措，在秃裸的地面上，从一片草丛飞向另外一片草丛。灰色的野兔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奔跑着消失在茫茫的原野里。

土墙围成的院子里，一串串的玉米挂在树上、墙上。金黄的大豆堆前，父亲正在收拾着犁子耙。昨天夜里吃了料豆的大青骡子和借来的一头草驴，已经在一架拖车前边打着响鼻，边兴奋地用前蹄刨着地面。中秋一过，秋收基本结束，秋种就要开始。之前，耕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粪坑里沤制的土家肥和厕所里积攒的人粪尿都已撒到地里，买的化肥已装上了架子车。从农资部门买回来的百农麦种已准备的一齐二整。

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大队干部，但耕耙耩种的手艺丝毫不差。不一会儿便收拾好了犁子耙，赶着牲口出发了。我和大姐连忙拉着架子车赶上去。耕地之前，我和大姐要把化肥撒好撒匀，这叫施底肥。只有底肥上足了，麦苗才能出足、茁壮。因此，每家在上足了土家肥的同时，也卯着劲上足了化肥。有钱的上足了尿素、复合肥，钱少的上也上足了碳铵。

到了地里，我和大姐连忙卸下化肥，把化肥倒进盆子里，端着盆子快步走进大田，一把一把的把化肥均匀地撒到每一寸土地上。疾行的脚步踩乱了阳光，踩落了草上的露水，打湿了鞋子和裤脚，也惊飞了草丛里的蚂蚱和蚰蚋。

此时，父亲把步犁从拖车上卸下来，把牲口套好，紧随着我们的脚步犁起了地。犁铧在朝阳的映照下闪出耀眼的光芒。随着父亲的号令，大青骡和草驴迈着疾健的脚步向前奋进。

犁地，是需要技巧的。不但要会使唤牲口，还要把握犁地深浅。要犁的直，深浅要一致，犁子之间要无缝衔接。否则，地犁的深浅不一不说，每次犁子间留下“生”地就不好了，到耩地时就不好下耩了。

撒好化肥，父亲还没有把地犁好。在

这当儿，我们又拿起了榔头。我们村的土地是老淤地，性粘坷垃大，要趁坷垃没有被阳光晒干变结实的时候，用榔头把坷垃打碎，把秫秸疙瘩捡出来，父亲耙地时就容易些。

父亲犁好了地，又给牲口套上了耙。父亲站在耙上，像舵手一样用撇绳指引着大青骡和草驴行进的方向，一盘耙像一只小船在犁起来的泥土上起伏着、盘旋着。大坷垃在耙的盘旋中粉身碎骨，土地也在一遍遍地盘旋下变得平展。那时，我会呆呆地看着父亲在田地里起伏摇摆的身影。他的姿势很美，像驭驶一只小船的船手，行驶在茫茫的天地间。

耙好了地，父亲又拿起了畦铲，为耕好的田野打垄做畦。一切就绪后，就开始耩麦了。为防止蝼蛄、蛴螬蚕食麦芽，父亲已给麦种拌上了农药。拌了农药的麦种散发出刺鼻的农药味，浓浓的农药味儿在我的肺腑里翻江倒海。我强忍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牵着牲口，行走在田野里。我是帮耩的，父亲仍然是“舵手”，扶着耩把一摇一晃地耩着麦子。麦种在耩仓里均匀地通过深扎进土地里的耩腿耩进地里。父亲的神情很严肃，专心致志地耩着麦子，不时地用手指调节仓眼，以调节下麦种的速度，这关乎着播种麦子的稀稠，也关乎着来年麦子的丰收与否，稠了或者稀了都不行。我牵着牲口，把握牲口行进的方向，牵引着牲口走平走直，把地耩好耩直。只有这样，麦苗才会出的均匀，成畦成行。因为耩地不需要太大的力气，我家的那头大青骡子能够独自完成。我牵着那头大青骡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，大青骡子总是不听使唤，我忙得左支右绌，父亲则扶着耩把左右摇晃，手忙脚乱。直到两三个来回，我才把牲口的脾性摸熟，把脚步走直。

自从责任田分田到户，我家将近 20 亩小麦就是这样完成的耕耩。帮耩的原来是我，后来换成了四弟、五弟。在父亲的心里，原要把我培养成一个熟练掌握耕耩技术的庄稼把式。可我让父亲失望了……我从农村的学校里走出来，走向了城市。

如今，又到了耕耩季节，我再也找不到牲口耕耩的影子。庄稼的收和种已机械化，传统的耕耩技术再无用处之地。

路口

■王红丽

已是深秋，带着凉意的风吹在身上让人禁不住地瑟缩。崔爱敏站在路口的西北角，把揣在上衣口袋里的双手又往身上贴紧了些，上衣被紧紧地兜在身上，好像是暖和了一些。望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她不敢往里冲，她怕痛，她不能想象被撞后那肉撕骨裂的疼痛和血肉模糊的场面，她茫然地站在那里。

几个月前，忍受不了疼痛的她不得已到医院里做了一次检查，医生告诉她，她得了肝癌。自从因为丈夫出轨他们离婚后，十年来她靠给人打工独自一人扶着养着儿子。她知道这病是离婚前被丈夫气的，也是这些年给累出来的。本来想着如今儿子考上大学了，她可以欣慰地松口气了，可谁知老天爷仍然要跟她过不去。她有心想要治好病一直陪伴着儿子，可是医生说即使做了手术存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。再说了，也没有那么多钱让她去做手术，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平时勉强能裹住她和儿子的温饱，娘家也不宽裕，也帮不上忙，她还在发愁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呢。

她决定放弃治疗，可是又放心不下儿子，一向自尊而知礼的她情急之中竟然想出了一个下策，在路上寻一辆豪车，自己装作无意之间被它撞上，开豪车的人都有钱，怎么着也得赔个几十万吧，这样儿子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都可以解决了。这时，只见一辆又

黑又亮又宽又长的车从远处驶过来，她不知道这是什么车，不过直觉告诉她这应该是一辆豪车。最近她的肝部越来越疼，她时不时地都要按住一阵子以缓解疼痛，这样下去儿子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真相。她不愿让这就要不久于人世的身体耽误儿子的前途，她需要尽快采取行动。豪车越来越远，可她仍然怕痛，平时连只鸡都不敢杀的她实在是鼓不起勇气迎上前去。她站在路边焦急地犹豫着……

就在这时，在她和豪车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女孩。原来是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，被一只飞跃着的花蝴蝶所吸引，晃悠悠地跑到了快车道上，而小女孩的妈妈在路边低着头看手机入了迷，全然没有发现女儿的莽撞。

那辆黑色的车速度很快，看到小女孩时已经踩刹不及，只见在刺耳的“吡嘎嘎”的刹车声中，崔爱敏飞快冲上前去一把抱起小女孩扔向了路边，小女孩骨碌碌地打了几个滚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她的妈妈这这才看到小女孩，吓得惊叫起来。而崔爱敏则被车撞了个正着，身体被弹起来很高，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几米外的路面上。

朦胧中，崔爱敏看到车上很快下来一个人，跑到她身边紧张地一直在问：“大姐，你没事吧？”痛到已经麻木的她望着那人真诚敦厚的目光和衣着光鲜的模样，心想儿子的学费应该是有着落了，无力地闭上了双眼……

重阳

■范烂

一年一度又重阳，金秋仓满柳叶黄。
阳台悠然赏菊花，朝日照煦吐芬芳。

